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特征及其内涵

张学强 车廷菲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中华民族道德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挖掘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新时期创新回族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本文从伊斯兰教宗教道德观、中国政治统治及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 从横向上和纵向上分别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并从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和个人修养四个方面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内涵加以阐述。

关键词: 伊斯兰教; 回族; 道德教育资源; 以儒诠经

回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它与众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 在众多民族中独树一帜。它不是由中国某个古老族群演化而来, 而是由大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唐宋元时期迁居中国后代繁衍而形成的。所以, 一定程度上, 回族民族心理代表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 回族道德是伊斯兰道德和中国传统道德互相融合的结果, 回族人民虔诚善良、团结坚韧、诚实与清洁等品质都是有目共睹的。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而且也是对当代青少年道德教育活生生的教材。本文拟就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特征及其内涵进行分析探讨, 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动。

一、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

(一) 唐宋元时期, 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持续传入为回族传统道德资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波斯和阿拉伯人定居中国后, 他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被带到了中国。他们不以传教为目的, 但伊斯兰教信仰作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仍然延续着。尽管唐宋元时期政府给予这些“蕃客”很高的待遇, 但他们自己的心理感受, 仍然是以“客”的身份漂流他乡, 因此, 在异乡的他们对自己根的认同几乎成为他们的心理需求。伊斯兰教便在这种需求中充当了载体。作为他们共同的信仰, 伊斯兰教成为这群侨民的身份标志, 也是他们自己相互认同的门槛。教胞的心理暗示, 使他们即便陌生也亲切。伊斯兰教的这种黏结作用, 可以看作回族友好团结道德形成的根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水乳交融, 使伊斯兰教成为回族最原初最本质的灵魂。

伊斯兰教对回族传统道德的形成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本身是一种宗教、伦理、法律三位一体的宗教, 穆罕默德说: “我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的”。^[1] 伊斯兰教的经义, 从宗教的角度看, 是从各种角度, 阐述伊斯兰教的宗教主张; 而从世俗的角度看, 就是一套完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虔诚的回族人民从心理到行为都受着它的影射, 遵从这种宗教道德。因此, 回族道德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的道德,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持续传入为回族传统道德资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明清时期, 中国政治环境对回族传统道德资源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明清时期, 世代定居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们, 已然从“客”变“自家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外来的穆斯林, 还

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汉人和唐人。政府也不再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异国风情的遗留，而是将其作为有影响力的宗教高度重视。一方面，政府不能无视这份有特殊精神需要的群体的力量，要适度放宽对他们的政策，从而使民族无矛盾，国家长安定；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份不可忽视的群体力量，给明清政府带来压力，明清政府唯恐穆斯林集结反抗，不无防范。因此，同化异族、“转相化导”成为明清政府唯一可选的低冲突手段。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下，回族的地位渐渐被动而至劣势。在明朝，回族不能自相婚配；清真寺只能在“祝延圣寿”的名义下建造；回民在清真寺礼拜时，要为非信教的皇帝祈祷等。这类做法严重抵触了伊斯兰教的一神思想。对于伊斯兰教徒，真主安拉是唯一绝对的存在，也是唯一被膜拜的对象，即使穆罕默德，也只是使者，是人而不是神，不被膜拜。穆斯林们陷入了尴尬的“除了真主还要把皇帝奉为神圣”的矛盾。

在这种形势下，回族内部形成两种作为：一种是笃信伊斯兰经义的人，他们反抗封建王权，坚决不拜君主，以维护伊斯兰教的纯净；另一种主要是已经读书入仕的回族人，他们迫于自己的官位和社会形势，主动维护封建政权与代表封建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尝试着以儒诠经，试图调和伊儒，达成彼此的谅解和接纳。为了伊斯兰教的生存及发展，为了回族内部的团结，穆斯林只能顺从于皇权，在封建社会，既忠于主，又忠于君。但为了和“真主唯一”的信念达成统一，便诞生了“二元忠诚”的回族伦理道德观。“二元忠诚”观认为“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王者体主，若影之随形。”故而“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2〕}这样，忠君与忠主成为统一体，既忠主又忠君才是“真忠之道”。“二元忠诚”成功的解决了伊斯兰教在非伊国家的生存问题，显示了伊斯兰教强大的生命力与灵活性。同时，在民族自尊遭到践踏的情况下，被歧视的回族人民惺惺相惜，团结御辱，他们的凝聚力更加强大了，“教胞”基础上团结友爱的道德更加突显了，他们身处逆境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也让人为之震撼。

明清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促成回族“二元忠诚”道德的客观因素，然而，回族人民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有其心理基础的。从宗教的角度看，穆斯林们坚信穆圣所说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是他们爱国情感的宗教依据；从社会环境看，明清时期定居中国的阿拉伯、波斯后裔，对世代生活的中国早已产生了眷恋，他们早已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看待，中国就是他们的家，祖籍早已淡化为符号而丧失了回归欲。对生于此长于此的国家的热爱当然是真诚的。另外，回汉通婚，以及回族使用汉语言，接触汉文化，思想中都会被中国人传统的“精忠报国”思想渗透，爱国的情感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被强化。

（三）中国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明清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以阿拉伯语为交流工具。在明清时期，这种状况显然不适应。在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伊斯兰教本来就被误解和排斥着，如果还闭门造车拒绝沟通，不被别的文化群体所了解和宽容，它的生存将是困难的。另外，明清时期的很多回族人，没有阿语的语言环境，在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环境下，早已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阿文反而不甚熟悉，如果不将伊斯兰经典译成汉文，伊斯兰教在本民族中的传播都存在阻碍。因此，为了有效的传播伊斯兰文化，更为了将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尤其是其道德文化进行融通，将伊斯兰经义译成汉文被大家认识势在必行，以儒诠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担当以儒诠经工作的一般都是“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佛四教皆通的学者。在熟谙各种文化体系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3〕}伊儒相通，为以儒诠经提供了前提，更是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创造着契机。以儒诠经既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式的重新解读。

在这种重新解读的过程中，学者们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思想进行重组和创新，

将儒家道德思想与伊斯兰教原理巧妙的编织在一起，其手段各异，却殊途同归。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者。王岱舆著述的《正教真诠》，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中能够相互印证的共性提取出来，并连贯成书。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将敬主、忠君、孝亲统一起来，分别作为人的道德在宗教、社会、宗法领域的根本所在，并注重人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的养成；马注的《清真指南》是以伊斯兰教义为纲，择取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典籍之内容予以表达，以“孔之言”表“穆之义”，对“三纲五常”、“人道五典”及孝亲思想做详尽的阐述，对回族穆斯林在“五伦”上应尽职责做具体规定；刘智的《天方典礼》则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本，结合回民实际生活，从伊斯兰各经籍中择取适宜内容，重组体系汇编而成。不仅涉及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还重视人们合理享受现实生活的权利，为人们自觉遵守伦理道德提供精神支持。马德新的《大化总归》，则将儒家经典中藏而不露，言而不详的内容加以伊斯兰的阐述和发挥。马德新准确的看到伊儒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伊斯兰文化重天道，儒家文化重人道。而儒家只重现世无法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社会显在不公现象的疑惑，不能满足人们的终极安全，对道德的约束力不够。他借用“二世说”和因果报应论，为人们的道德遵守提供更长久和强大的动力，引导人们弃恶从善，遵守道德规范。

这场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拯救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续，在伦理道德领域，它巧妙的论证了“三纲五常”、“五伦”、“五典”、“五功”的契合。一个既符合中国封建儒家伦理道德观，又符合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的中国伊斯兰教道德体系终于确立了。

二、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特征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以伊斯兰教道德文化为核心，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在回族人民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逐渐培育出来的，有其明显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纵向上，贯穿始终、兼顾两世的伦理道德信仰

中国著名阿訇达浦生曾讲：“宗教者所以维持道德也，维持道德乃宗教之本质也。”^[4]以伊斯兰教道德作为源头的回族道德，道德的终极动力就是宗教的神圣，因此不能离开宗教信仰谈回族的道德。

两世幸福说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它不同于其它宗教尤其是佛教所主张的今生的苦难是为来世解脱的“出世”思想，主张既重视来世的幸福也不放弃对今生幸福的追求。《古兰经》说：“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5]它反对禁欲，认为禁欲是对人们应得利益和幸福的剥夺，本质上是不人道的。人应该既为今世的幸福而在大地上努力耕作，也为来世的幸福而履行宗教义务，不能只持一端。如果一个人只为来世的幸福沉溺于宗教而不承担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就是放弃了今生的幸福，是不道德的；同样，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沉醉于物质享受、个人私利而不履行宗教义务，没有精神追求，就是放弃了来世的幸福，也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两世的幸福也不是同等的，今世的幸福是虚幻短暂的，比起后世的幸福是微不足道的，而后世的幸福才是永恒真实而祥和的。因此对两世幸福，尤其是对后世幸福的追求，成为穆斯林生活的目的和道德实践的出发点。

那么怎么能评判一个人后世是否幸福呢？于是，善恶报应说与两世幸福说相伴而生。穆斯林认为真主在人进入后世时，会对其前世的行为进行全面公正的评判。信教而行善的人，“是乐园的居民，将永居其中”；而不信教且作恶的人，被打入火狱，永远经受折磨。现世所作的一切，都是在为后世的评判积累证据，且必有作用于自身的结果。因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有报，善恶必报鼓励虔诚的伊斯兰们进行道德的实践。

在善恶有报的信念下，为了获得两世的幸福，伊斯兰教形成“去恶从善”的道德原则。伊斯兰教的“三要素”——信仰的内悟，信仰的表白、善行，其中善行是回族穆斯林道德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劝善戒恶”被中国穆斯林称为“教门八件元根”之一。伊斯兰教的善行不单单是帮助他人，一切美好的行为，一切能提高人类价值，使人更完善的行为都是善行。它不但包括对自己的善，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提高道德修养，还包括对他人的善，即“善与人同”，要引导别人一同行善；伊斯兰教的“戒恶”也是不但要让自己远离恶行，还要对他人的恶行纠正、批评、憎恶以帮助他人“去恶从善”。虽然作过恶，但是能知错就改，悔过自新的人同样是善的。止恶扬善是伊斯兰教最简炼也是最高的道德判断和行为的目的。

无论“两世幸福”，还是“善恶”之说，伊斯兰和穆斯林的阿拉伯文原意正是“顺从”和“顺从者”。因此，顺从是伊斯兰教道德的第一位。在穆斯林心目中，无论什么主张，只要是在经训中被真主和使者所提倡的都应当无条件的顺从。伊斯兰教道德的终极动力是宗教的神圣。它不像世俗道德那样只满足于舆论的约束力，而是以信仰真主、相信末日审判为依托，使强烈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和坚定的信仰成为穆斯林追求善行与美德的内在动力，把信主独一、行善戒恶作为整个道德规范的中心。^[6]

（二）横向上，妥善处理好人和真主、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处理好人和真主、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而后两种关系又是建立在人与真主的关系之上。

1、人和真主与人和自然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了人和世界，相对于创造者真主，人和自然界是同一属性，都是“被造物”，同处于顺服、仆从的地位，因此，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不存在人崇拜自然或者人是万物的主宰之类不平等的关系。但是人又是被造物中高层次的生命体，是真主派于自然的大地的代理者，以这种身份，而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参与自然的运转。真主的意志赋予自然界以规律，也赋予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和行动的能力。同为被造者，真主已经完美的安排了人和自然界的共存与相处，人可以接近自然，从自然的圣美中感受真主的伟大创造力，也可以利用真主赐予人类的能力从自然中获得必需的东西以维持人类的繁衍生息，人还必须承担起代理者的责任，利用自然的时候，还要保护自然，使真主赐予自然的平衡不被打破。顺从真主的这种安排，就是人类的善行，人和自然都能够生生不息。而如果突破了真主赐予的尺度，打破了真主安排的和谐，就是违抗了真主，为恶行，在现世，生态破坏造成的恶果要人类自食，是真主的惩罚；后世也得不到幸福。因此，回族穆斯林视自然界为真主赐予的珍贵礼物，而人对自然，承担着真主托付的责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要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善待自然，珍惜环境。回族穆斯林这种绿色生态观，是回族穆斯林对待自然界的道德表现。

2、人和真主与人和人

在伊斯兰宗教话语体系中，真主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人都是真主的仆人。无论人们在种族，性别，肤色，贫富，地域，阶级，语言，文化等何种的差异，在真主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一个人的高尚与否，不在于他被世俗冠以某方面的优越，而在于他是否行善。既然人人都是真主造化的，所以，人人都是穆斯林大家庭中的一员，大家是教胞，身份相同，就不应该彼此仇视和伤害，而应该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穆罕默德说：“穆斯林与穆斯林，相亲相爱，如同一体。一肤有病，全身都疼。”真主面前要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思想，有力的对抗了各种种族歧视及地域歧视，既是人们社会交往中，公平，公正道德养成的前提，又是人类友好相处的基础。回族穆斯林主张“天下回回是一家”，就是对这种思想的深刻阐述，这种重视团结合作，反对仇视分裂的态度，既有利于民族矛盾的化解和人类和平，也使穆斯

林的生活中充满友爱、真诚与宽容。

三、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的内涵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重要伦理关系几乎都被纳入其视域之内而被明确界定,从其类型而言,主要包括家庭伦理、社会伦理、自然伦理及个体品德修养等几个方面。

(一) 孝敬父母、夫敬妻爱、有子重教、兄宽弟忍的家庭伦理

在家庭中,同中国传统的忠孝思想结合,回族穆斯林将孝敬父母看作是“万善之首”。《古兰经》指出对人们恩德最大的,第一是真主,第二便是父母,要求人们牢记父母恩情,善待父母。孝敬父母,不仅要解决父母的温饱,更要对父母和颜悦色,由衷地尊敬双亲。在婚姻关系上,回族主张夫妻间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慕,“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如衣如服,寒暑相共”。^[7]男女之间的结合要以信教为前提,以爱情为基础,婚后要彼此忠诚,男性要尊重女性的身体和人格。在对待子女上,要爱中有慈,慈中有严。重视子女的教育,认为“养子不教,不若无养;教而不正,不若无教”。在兄弟之间,强调“兄宽弟忍”,哥哥要爱护弟弟,对弟弟宽厚体恤;弟弟要尊敬哥哥,对哥哥忍让有理。

(二) 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邻里同伴、款待旅客的社会伦理

《古兰经》中要求穆斯林“当优待亲戚,当怜悯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款待奴仆”,^[8]怜恤孤儿,首先要保护孤儿赖以生存的财产,并且要对孤儿体贴照顾,给他温暖的住处,并抚养教育,不能让孤儿挨饿受冻,流离失所。回族反对贫富悬殊,认为财产不能完全据为己有,应有穷人的一份,富人有帮助穷人的义务,公开施舍是好的,暗中捐助更值得赞扬。回族穆斯林认为,人固然有远近亲疏,但是大家同为真主的仆人,就要彼此善待。因此无论近邻,远邻,工作和学习中的同伴,即便是非穆斯林,只要尊重和不诋毁伊斯兰教,都应该真诚相待。回族的“教胞”意识,使得他们互相认同,即便不认识的人们,他们也尽心帮助,热情款待。回族穆斯林这种扶贫济弱、善待他人的优秀品质,缩减了贫富差距,削弱了穷人的“仇富”心理,增强了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促进了与其他民族的和睦相处及政治稳定。

(三) 接近自然而不崇拜自然,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自然伦理

伊斯兰教认为,昼夜更替、潮涨潮落、花开花谢等一切自然现象都没有神秘之处,人们不应该盲目恐惧和崇拜。人应该走进自然界,观察感悟自然界,探索其中的规律和奥秘。人在大地上,要利用自然界的各种属性和规律,努力劳动,创造幸福的生活。大自然所提供的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人应该利用自然,但不能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不能过度开发和污染环境,要保持清洁。对一切有机物怀有慈爱之心,不无故伤害幼畜、幼苗,不可毫无节制的开荒和砍伐。

(四)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对个体品德修养的要求

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包含有丰富的个体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首先注重个体心灵的清洁。在穆民看来,心灵的清洁是一切清洁之本源。行为受意识控制,只有先在心灵上抹去污秽的念头,才可能有清洁的行为。而心灵的清洁,就是保持坚定的信仰并体会到内心深处的祥和。心理清洁所带来的行为清洁是:不杀人损人,不贿赂贪污,不偷盗赌博,不崇拜偶像,不通奸,不偏听偏信,搬弄是非等。

其次,诚实是每一穆斯林的必备品格。伊斯兰信仰有三个基本环节:心中诚信,口舌承认,身体力行。只说不做等于伪信,所以诚实首先要言出必行。另外,人不会永远清白,从

不犯错，因此，要能够常常反省自己，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文过饰非是不诚实的。同时，对待他人，要言而有信，不做伪证，公平买卖，不弄虚作假。

再次，个体应注重培养温和中庸的品行。“安拉不喜欢过分的人”，所以穆斯林要言语平和，不说挖苦，讽刺人的话，不传播流言蜚语；不做过激的行为；穿着端庄而不暴露；用钱既不挥霍，又不吝啬；与敌人争斗，也不能伤及无辜的孩子和老人；对于信仰，主张真心感悟，而不能强迫为之。

最后，要培养坚韧而顽强的道德意志。回族传统道德教育中的温和中渗透着不达目标永不放弃的韧劲。他们认为，今生是真主对我们的考验，无论遇到疾病，贫穷，还是心理的困惑与失落，都是真主赐予我们的经历与感受。在任何挫败中，都不怨天尤人，坚信困难是磨炼我们的机会，要坚持信念，要看到希望。

总体上看，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是在中国大地上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少数民族道德教育体系，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认真挖掘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对于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道德困境，有针对性的开展回族青少年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回族传统道德教育资源问题的探讨，也是对道德文化多样性的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会让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以及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产生信心，在而对几乎无法逃脱的市场与工具理性的宰制命运中，激起人类对自身反省与文化重建的希望”^[9]。

参考文献:

- [1]爱勒吉斯尔.回教真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33.
- [2]刘智.天方典礼[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12.
- [3]蓝煦.天方正学自序[M].北京:清真书报社,1925.
- [4]达浦生.回教与社会之关系[J].伊斯兰学生杂志,1卷5期.
- [5][8]马坚译.古兰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53,65-66.
- [6]王俊荣,冯今源.伊斯兰教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210.
- [7]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十·重丧礼[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436.
- [9]万明钢.论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与面临的困境[J].西北师大学报,2007(1):62.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Zhang Xueqiang; Che Tingfe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ie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full scoop out a Mosslem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is basic premise of creating Mosslem teenager's moral education at the new times. This thesis probes the forming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from moral outlook of Muslem religion, the politics rule of China and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s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from landscape orientation and portrait, and elaborates the contents of th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of Muslem from familly ethics, society ethics nature ethics and self-cultivation.

Keywords: Islamism; Muslem; moral education resources; scripture annotation by Confucian

收稿日期: 2007-12-10

基金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资助项目; 并得到西北师大“知识和科技创新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车廷菲,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研究生。